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留侯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五里今城內有張良廟也

張

其先韓人也

索隱曰韋昭云留今屬彭城按良字子房以始見高祖於留故也漢書云良字子房

按王符皇甫謐並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譴恐非良之先代也良既歷代相韓故知其先韓人顧氏按後漢書云張良出於城父城父縣屬潁川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城父在洪州城父縣東三十里韓里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相韓昭侯宣惠

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

索隱曰韓系家及系本並作桓惠王

悼惠王二十三年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

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

以家財求客刺秦主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

相韓故

索隱曰謂大父及父相韓五王故云五世

良嘗學禮淮陽

正義曰今

陳州

東見倉海君

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更君長。索隱曰姚察以武帝時東

吏穢君隆為倉海郡或因以名蓋得其近耳。正義曰漢書武帝紀云元年東夷穢君南閩等降為倉海郡今猶穢國得之太史公修史時已降為郡自書之括地志云穢猶在島麗南新羅北東至大海西得力十六為

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

服度

伺候也狙七預反伺也徐廣曰伺候也音千恕反。索隱曰應劭云狙伺也。二云狙伏伺也謂狙之伺物必伏而候之故今云擊手秦皇帝博浪沙中。索隱曰服虔云狙狙候是也。擊手秦皇帝博浪沙中。在陽武南按今汝

儀西此四十里有博浪城。正義曰晉地理記云鄭州陽武縣有博浪沙按今當官道也。誤中副車

索隱曰漢官儀天子屬車二十六乘屬中即副車而奉車郎御而從後。秦皇帝大怒大

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云

匿下邳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

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

圯音怡。索隱曰嘗訓經也間開字也從容間暇也從容謂從任其容止不矜莊也。邱披眉反按地理志下邳縣屬東海又云邳在薛後從此有上邳故此云下邳李奇云上邳人謂橋為圯文顧云沂水上橋也應劭云圯水之上

也姚察見史記本有徐士旁者乃引今會稽東湖大橋名為靈圯圯亦音夷理或然也。有一老父

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

索隱曰崔浩云直猶故也亦恐不然直言

正也謂至良所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

正墮其履也。徐廣曰一曰良怒欲罵之。為其老彊忍心下取

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

索隱曰業猶本

先也謂良心先已為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

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

徐廣曰一口為其老彊忍心下取履因進之父以足受笑而

去良殊大驚公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去里所復還

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徐廣曰編一作篇曰讀此則為王者

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左下孺子見我濟此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山一名黃山在濟州故濟北郡孔

文祥云黃石公鬚眉皆豕白狀杖冊黎履復赤馬去無他言不復見曰日

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正義曰十七錄云太公兵法一

師封齊侯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

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

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

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

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漢書音義曰官名良數以太

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

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索隱曰殆故遂從

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

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

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立樹黨項梁使良求

良

良

良

良

良

良

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徐廣曰即司徒韓申徒耳但語音訛轉

故字亦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

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

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

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而陽翟與良俱南攻下

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

徐廣曰嶢音堯良說曰秦兵尚彊王不可輕臣聞其將屠

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

為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五共無為張旗幟諸山上

為疑兵索隱曰旗今酈食其持重寶鳴秦將秦

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

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

因其解擊之索隱曰謂卒將沛公乃引兵擊秦軍

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

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

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置之樊噲諫沛公出

舍沛公不聽徐廣曰一本噲諫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噲曰

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王重寶鐘鼓之飾奇物

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十數此皆秦所以亡天

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

得不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綢素為資晉灼曰資

公反秦奢秦服儉素以為籍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

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隱

曰見孔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

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

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

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

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鯁

生徐廣曰呂靜曰鯁魚也音此垢石合素隱曰鯁謂小魚也音趨勾反臣瓚按楚漢春秋鯁生本姓解教我

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

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

今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

飲為壽結賓媾合項伯且言沛公不敢倍項羽

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

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

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

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如淳曰本巴與巴一項

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

正義曰括地志云褒谷在梁州褒城縣北五十里南中山

昔秦欲伐蜀路無由入乃刻石為牛五頭置金於後偽言

此牛能屎金以遺蜀蜀侯貪信之乃令五丁共引牛斬山

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是又云斜水湧出褒城縣西北

衡嶺山與褒水同源而流派漢書滿溢志云褒水通沔斜

水通涓涓皆以行船

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

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弃之誰

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郟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虛酈食其謀燒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

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
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
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
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
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
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
說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
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
張良對曰臣請籍前箸為大王籌之張晏曰求借
所食之箸用
指畫或曰前世湯武著明之事以壽度今時之不若也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

後於祀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
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
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
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
表商容之閭索隱曰崔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商容
紂時賢人也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紂箠
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山之拘武王欲以為三公固辭而不受餘解在商紀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
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
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
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

其不可四矣般事已畢偃革為軒如淳曰革者革車也軒者赤轂

乘軒也偃武備而治禮樂也○索隱曰蘇林云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說文云軒曲

周屏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

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

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

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

桃林之陰索隱曰在弘農南門鄉谷中應劭十

三州記弘農有桃丘聚古桃林也山海經云

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

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

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

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

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

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漢書音義曰唯當

使楚無疆則六

國弱從之○索隱曰此事云獨可使楚無強強

則六國屈撓而從之又章昭云今無強楚者六國立必

復屈撓從楚是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

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

事索隱曰高祖罵酈生為豎儒謂此儒生豎子耳令趣

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

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

陰

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維陽南宮從復道如淳曰復音復上下有道望見諸

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偏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徐廣曰多作生平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

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

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索隱曰縣名屬廣

志云雍齒城在益州什邡縣南四十而急趣丞相御

步漢什邡縣漢初封雍齒為侯國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

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

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城臯

西有穀龜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特留侯曰雒

陽維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

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穀函正義曰穀

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八里函右隴蜀正義曰龍山

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八里函右隴蜀正義曰龍山

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八里函右隴蜀正義曰龍山

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八里函右隴蜀正義曰龍山

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八里函右隴蜀正義曰龍山

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八里函右隴蜀正義曰龍山

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八里函右隴蜀正義曰龍山

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八里函右隴蜀正義曰龍山

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八里函右隴蜀正義曰龍山

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八里函右隴蜀正義曰龍山

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八里函右隴蜀正義曰龍山

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八里函右隴蜀正義曰龍山

漢書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山故云右隴蜀也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

利索隱曰崔浩云苑馬牧外接胡地馬生於胡故云胡苑

之北與胡接可以牧養禽獸又阻三面而守獨以一

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

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

千里天府之國也索隱曰此言謂者蓋是依馮古語

故淮南子云雖有金城非粟不守又蘇秦說劉敬說

秦惠王云秦地勢形使所謂天府是所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

索隱曰周禮三日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

高祖即日西遷者蓋謂其即日即定計赤即日遂行也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

即日即定計赤即日遂行也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

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

索隱曰四人四皓也謂東園公留志云園公姓唐字宣明居園中因以為號百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脩道故號曰夏黃公角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孔父秘記作祿里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四八目而為此說

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單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却物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只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帛牛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共說建

太子將兵事危矣乃共說建

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索隱曰此語出韓子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吕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徐廣曰夷猶濟也。索隱曰如淳云等夷言等輩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故

行而西耳

晉灼曰鼓行而西言無所畏也

上雖病彊載輜車卧而

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

是吕澤立夜見吕后吕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

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賢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

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朝上

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

司馬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索隱曰郵音尤按司馬

候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

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臣上

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

子房雖病彊卧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

彪漢書郡國志長安有曲郵聚今在新營西俗謂之郵頭漢書舊儀云五里一郵郵人居間相去二里半按郵乃今

傳留侯行少傳事漢十一年上從擊破布軍歸
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
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
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之年皆
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
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
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
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
輕士善罵臣等義我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
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

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如淳曰調護猶營護也

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

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

翼已成難動矣呂后具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

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舉千

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

有矰繳

矰繳射也其矢曰矰。索隱曰馬融註周禮云矰繳繫短矢謂之矰一說云矰一弦

可以仰射高者故云矰也

尚安所施歌數闕

索隱曰音曲也又謂曲終也說文云闕事

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

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

奇計馬邑下

徐廣曰一云出奇計下馬邑

及立蕭何相國

漢書音義曰何

時未為相國

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

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

滅不愛萬金之資真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

以三寸舌為帝者師

索隱曰春秋緯云舌在口長三寸象斗玉衡

封萬

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

欲從赤松子游耳

索隱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能入火自燒崑崙崑崙山上隨風雨上下也

乃學辟穀道引輕身

徐廣曰一云乃學道引欲輕身舉也。索隱曰辟音宿亦反會

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

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

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

成侯子不疑代侯

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

代立十年坐與子房始

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

高帝過齊北果見穀山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

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

留侯死并葬黃石冢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張良墓在徐州沛縣東六十五里與留城相近也

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

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

索隱曰物謂精

怪及藥物也

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

索隱曰詩

緯云風后黃帝師又化為老子以書授張良亦異說耳父後化為黃石

高祖離困者數

才疏學淺 附錄卷之十一 史記五十五

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

以為其人計魁梧竒偉應劭曰魁梧立虛壯大之意索隱曰蘇林云梧音忤蕭該

云今讀為吾非也小顏云言其可警悟於人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

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子羽澹臺室城明字也仲尼弟子傳

云狀貌甚惡又家語云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與史記文同也留侯亦云

索隱述贊曰

留侯倜儻志懷憤惋五代相韓一朝歸漢

進履且假運籌神算橫陽既立申徒作扞

灞上扶危固陵靜亂人稱三傑辯推八難

赤松願遊白駒難絆嗟彼雄略曾非魁岸

留侯張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五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六

陳丞相平者陽武云脩鄉人也

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脩今為東昏

縣屬陳留。索隱曰徐廣云陽武屬魏而地理志屬河南郡蓋後陽武分屬梁國耳徐又云戶脩今為東昏縣屬陳留與漢書地理志同按是秦時戶脩鄉屬陽武至漢以戶脩為東昏縣隸陳留郡也。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東昏縣衛地故陽武之戶脩鄉也括地志云東昏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九十里少時家貧好

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

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

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

覈耳徐廣曰覈音核駟案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覈京師謂鹿肩為覈頭有叔

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

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取之久之戶

牖富人張負索隱曰按負是婦人老宿之稱猶武

是丈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

得之邑中有喪平貧往以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

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

平至其家家乃負郭郭巷索隱曰高誘註戰國以

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索隱曰一作執

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

為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

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

酒肉之資負以內婦負誠其孫曰母以貧故事人

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兄伯以逐其婦平

既娶張氏女齋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為

宰索隱曰其里名庫上里社者據秦高帝陳留東昏庫上里

也高祖分肉食其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

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

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魏各為魏王與秦軍

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漢書音義曰

魏從少年往事魏王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

事

魏從少年往事魏王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

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平爵

曰禮秩如項羽之東王彭越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

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各

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使項悍拜

平為都尉賜金二十萬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

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

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

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

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

人知其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徐廣曰漢二年因

魏無知求見漢王索隱曰漢書張敖與朱邑書云陳平須魏情而後進孟康云即無知也

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徐廣曰亦曰涓人

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

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

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

尉是日乃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

盡謹索隱曰講諱也音推又音喧漢書作皆怨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

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

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

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

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
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護陳平曰平
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光

好外見中非所有

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

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
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
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
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
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
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

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

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

中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曰多心乎平

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

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之昆弟雖

有奇士不能信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

歸大王臣躒身來不受金無以為效具誠臣計畫

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也白金具在請

封執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

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忿伐楚急攻絕

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士患之請割
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
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土
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
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
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如淳曰猶嗜
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名去其兩短龍襲其兩長
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次具侮人不能得廉節
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
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

捐數金與戶金行反間問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
為人吝嗇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與兵而攻之破
楚必危入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
恣所愛無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
楚軍中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
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而
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
之使使空至漢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
驚曰吾可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
草具漢書音義曰草粗也。索隱曰戰國策云
食馮煖以草具如淳云昔采草鹿惡之具也進楚

但云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也正義曰陳今陳州

楚王故陳州界也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

郊迎與西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

高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

夢上言囚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

高帝悉隊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

曰天下已定我固當享當高帝顧謂信曰若母聲

而反相矣矣武士反接之漢書音義曰遂會諸侯于

陳盡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為淮陰侯而與

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

計戰勝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

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

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卒至

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

計使單于闕氏蘇林曰闕氏音音圍以得開高帝既

出其計秘世莫得聞相譚新論或云陳平為高帝解

而聞也此以工妙踔善故藏隱不傳焉子能權知斯事否

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

日而陳平往說闕氏闕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

得脫去去亦不持女來矣關氏婦女有妬妬之性必增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按漢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大旨與桓論略同不知是應全取桓論或別有所聞乎
今觀桓論高帝南過曲逆地理志縣屬中山也陰上其城望見其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凡六益封奇計或頗秘世莫能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

病劓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縮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須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

太后及呂須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官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傳教孝惠如淳曰傳相之傳也是後呂須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徐廣曰王陵以客從起豐戰不利奉孝惠魯元出睢水中封為雍侯高祖八年定食安國二十二年卒蓋武侯至玄孫坐酎金國除陳平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

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毋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毋欲以招陵陵毋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毋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善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為安國侯既為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

為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
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為右
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
常給事於中孟康曰不在治也食其亦沛人漢王之
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
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
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頹常以前陳平為高
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飲醇
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
面質呂頹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

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頹之讒也呂太后立

諸呂為主陳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

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

食其免相徐廣曰宋景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孝惠帝

平代代二十二年景帝三年坐謀反國除一本云食其免後二歲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菑川王反辟陽近菑川平 降之國除 孝文帝立以為太尉勃親以兵誅呂

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病謝孝文帝初立

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

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

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為

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
 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
 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
 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
 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
 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
 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
 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
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
主臣道不敢欺也。索隱曰蘇林與孟康同既古人所未
了故並此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
存兩解

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
 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
 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斬筮出而讓陳平
 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
 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漢書音義我
 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
 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
 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謚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
 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二年卒子何代侯
 三十二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曰我

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善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壻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索隱述贊曰曲逆窮巷門多長者宰肉先均

佐喪後罷魏楚更用腹心難假棄印封金刺船露保間行歸漢委質麾下滎陽計全平城圍解推陵讓勃哀多益寡應變合權克定宗社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人

徐廣曰卷縣在滎陽。索隱曰章昭

云屬河南地理志亦然然則後置其滎陽郡而卷隸焉音丘

文反字林音丘權反。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卷城在鄭州

原武縣西北七里釋例地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

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索隱曰謂勃本以織

蠶薄為生業也章昭云北方謂薄為曲詩慎註淮南云曲

薄也郭璞註方言云植縣曲柱也音直吏反

常為人吹簫給喪事如淳曰

家若排優贗曰吹簫以樂喪殯若樂人也。索隱曰

曰左傳歌虞殯猶令挽歌類也歌者或有簫管

引彊也。漢書音義曰能引彊弓官如令挽彊司馬

材官

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

與反與戰却適攻豨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

蕭復攻碭破之天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

虞取之索隱曰二縣名地理志屬梁國擊章邯車騎殿服虔曰略

如淳曰殿不進也贊曰在軍後曰殿孫檢曰一說上功曰

最下功曰殿戰功曰多周勃事中有此三品與諸將俱計

功則曰殿最獨捷則曰多多義見周禮故此云擊章邯車

車騎殿又云先至城下為多又云攻權里好時最是也

魏地攻爰戚東緡徐廣曰屬山陽地理志山陽有東緡縣音

爰然則戶牖之為東緡音民是屬陳留音民屬山陽者

音爰也正義曰緡眉貧反括地志云東緡故城漢縣也

在兖州金鄉縣界以往至栗正義曰括地志云屬沛郡也取之攻齧又

先登索隱曰徐氏云在梁彭城間擊秦軍阿下破之索隱曰謂

也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索隱曰地理志定陶

龍取宛胸正義曰宛劬二音今曹曰得單父正義曰善

州縣漢書音義曰攻壽張也今夜龍襲取臨濟攻張

梁梁光武改曰壽張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立下攻

開封先至城下為多及穎曰勃上卒至者多後章

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

沛還至碭索隱曰謂初起沛及還至楚懷

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

賁令音肥縣名屬東海徐廣又云向所令所見本各別

也以今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緡氏正義曰

洛州洛州絕河津正義曰即古平陰津在洛擊趙賁軍

尸北索隱曰音音肥人姓名也尸即南攻南陽守齒

破武關嶢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

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索隱曰或

是封號未也從入漢中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

食邑懷德正義曰括地志云懷德故城在右扶風槐里好

時最取如淳曰於將軍之中功為最擊趙賁內史

保於咸陽最北攻漆索隱曰地理志漆縣在右扶風

也擊章平姚卬軍索隱曰卬音五西定丹正義曰

令隴州濟源縣也遠下郡城在岐州郿縣東北十五里故

頻陽正義曰括地志云頻陽故城在宜州士門縣南三

里今士門縣併入同官圍章邯廢立索隱曰地理志槐

都之秦更名廢以高祖三年更名槐里而此云槐里者槐

里據後而書之又云廢立者以章邯本都廢立而亡亦據

舊書破西丞徐廣曰天水有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

漢西縣也擊盜巴軍破之如淳曰攻上邽正義曰音

也東守嶢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君

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川東海郡凡得

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賴陽侯北谷食鍾

離索隱曰地理志縣名蜀九江古鍾離子國正義曰括

州鍾離縣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

之易下索隱曰茶如字讀易水名因以為縣在涿郡謂

志云易縣故城在幽州歸義縣東南十五里燕桓侯所徙都臨易是也

所將卒當馳道為多秦之馳道故賣山傳云秦為馳道東窮燕齊也賜

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正義曰括地志云絳

曲沃縣南二里或以為秦之舊馳道也八千一百八十戶號絳侯以將

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佳人索隱曰

左傳以備陽子歸納諸霍人杜預云晉邑也或作霍正義曰霍音環又音蘇寡反類師古云音山寡反按霍音當

作後地理志云後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霍人故城在代州繁峙縣界漢後人縣也按樊噲列傳作霍人其音亦

同以之則至武泉徐廣曰屬雲中正義曰括地志云武泉故城在朔州北二百二十里擊手

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正義曰括地

城在潞州銅鞮縣東十五里州西六十五里在并州東南也破之還降太原正義曰并

州縣從銅鞮還井降六城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

晉陽後擊韓信軍於沙石應劭曰沙音沙或曰地

座反正義曰按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正義

在樓煩縣西北日地理志云在并州岢嵐縣界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正義

日地理志云在雁門郡括志云朔州定襄木漢平城縣地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

遷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

馬絺徐廣曰姓乘馬索隱曰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

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圉索隱曰困守之

因轉攻得雲中守邀索隱曰音速正義曰括地志

北四十里丞相箕肆將勲徐廣曰箕一作箕勲一作

肆音如字包位音以四反定雁門郡十七縣云中郡

十二縣因復擊狝靈立破之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代郡正義曰括

地志云靈立故城在蔚州斬狝得狝丞相程縱將

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

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丞相偃

守陘張晏曰盧綰部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廣

日在上谷。索隱曰施屠名也屠滅之也地理志渾都縣屬

上谷。云御史大夫姓施屠名渾都。正義曰括地志云

幽州昌平縣被綰軍上蘭正義曰括地志云懷

是復擊狝破綰軍沮陽徐廣曰在上谷關案服虔曰

沮陽縣屬上谷。正義曰括地志云上谷郡故城在鳩州

追至長城正義曰即馬邑長城亦名定上谷十二縣

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

二縣最從高帝索隱曰取都凡也謂物舉其得相

國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

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

人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

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如淳曰勃

責諸生說十不趣為我語其椎少文如此贊曰令直

以賓王之禮書也韋昭曰椎不撓曲直至如椎。索隱曰大前云俗謂

愚為鈍椎音自追反令按椎如字讀之謂勃召說士東向

而坐責之云趣為我語其椎少文皆如此勃既定燕而歸高祖

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

官

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皆高后四年始置太尉也正義曰下云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按孝惠六年高后

八年崩是十年耳而功臣表及將相表未詳以勃為太尉十歲

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

為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

軍門陳平為丞相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

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孝文事中

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鉉千斤食邑萬

戶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

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即禍及

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餘

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

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

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

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

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徐廣曰文帝四年時下廷尉廷尉

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

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牒背示之

李奇曰史所執薄書昭曰牒版。索隱曰簿即牒也故魏志秦安以簿擊魏則亦簡牒之類也曰以公

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

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娶。故獄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也。

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

徐廣曰提音弟。期案

應劭曰。陷額絮也。如淳曰。太后患怒。遺得左右物提之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為冒絮。索隱曰。服虔云。

綸絮也。提音弟。又音唯。非也。蕭該音底。提者擲也。蕭音為得。志者。頃也。遭者逢也。謂太后與乃逢。口日絮。因以提帝。陷

音。縈。陷之。陷入。晉方言云。縈。中。南。楚之。間。云。陷。額。也。

曰絳侯。絳皇帝。爾。應劭曰。諸呂廢少帝。手貫。縈。時尚不反。况令更有異乎。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令

居一小縣。顧欲反。郭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

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

之貴乎。絳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謚為武

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出。四公主不相中。

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

坐殺人。國除。絕。一歲。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

河內守亞夫。封為條侯。

徐廣曰。表皆作。請字。駟案。服虔曰。條。音。條。索隱曰。地理志。條。縣。屬。蜀。渤海郡。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條

城。治。名。南。條。城。在。德州。條。縣。南。十二里。漢縣。續。絳侯後

條侯亞夫。自末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

應劭曰。河內。溫人。老嫗也。姚氏。故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為鳴雌亭侯。是知如人亦自封也。

曰君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

索隱曰。貴重矣。於

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

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六十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

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六十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

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君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索隱曰從音子容反從理橫理此餓死法也居

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天為條侯續絳侯後文帝

之後六歲匈奴大入自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

軍霸上正義曰廟記云霸陵即霸上按霸陵城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祝茲侯

徐厲為將軍軍棘門正義曰孟康云秦時官也括地志云棘門在渭北十餘里秦王

也門名以河內守亞夫也將軍軍細柳正義曰括地志云細柳在雍

州咸陽縣西南二十里也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

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

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索隱曰彀者張也天子先驅

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曰至軍門都尉曰將軍

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索隱曰六韜

不聞君命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

節詔將軍五口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

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

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

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中禮見應劭曰禮者不拜

云左傳晉邵克三肅使者而退杜預注肅若今天子為

動改容式車索隱曰載者市千前橫木若使人稱謝

乃吳王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索隱曰音鄒又音子侯反。太尉使備

後吳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索隱曰音鄒又音子侯反。太尉使備

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

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淠奔

其軍而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索隱曰地理志縣屬會稽。正義曰括地志云丹徒故城在潤

州丹徒縣東南十八里漢州徒縣也晉太康地志云吳王

淠反走丹徒越人殺之於此城南徐州記云秦使楮衣鑿

其地因謂之丹徒鑿處今在故縣西北六里丹徒峴東南

連口盤紆屈曲有象龍形故秦鑿絕頓闕百餘步又夾漢

坑龍首以毀其形坑之所在即今龍目二湖悉成田也漢

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

越人斬吳王頭正義曰越人即丹徒人越滅吳丹徒地

會稽郡故以丹徒屬楚秦滅楚後置三十六郡丹徒縣屬

徒為越人也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

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

太尉有卻歸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

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爭之不得景帝

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

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

南皮章武侯增曰南皮竇彭祖太后兄子章武侯太后弟廣國先帝不侯

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主

各以時行耳索隱曰謂人主各當其時而行事不一相法也。正義人主作人生自竇

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顧得

侯索隱曰許慎註淮南子云顧反也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

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索隱曰功臣表在徐盧封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韋昭曰大胾肉也無切肉又不置楮條侯心不平

顧謂尚席取楮

應劭曰尚席王席者索隱曰顧氏按輿服雜事云尚席掌武帳帷

慢也楮音節漢書作箸箸者食所用也留侯云借前箸以籌之禮曰美之有菜者用挾挾亦箸之類故鄭玄云今人謂箸為也是也景帝視而笑曰此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

此非不足滿於君所嫌恨之如得已非故不足君之食其偶失之耳蓋當然具也偶失之也索隱曰君者非我意於君有不足乎故如海也所以帝視而笑也亦同孟康晉灼論之曰武賜尚或虛器客記買說也

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

快快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工

官尚方徐廣曰一作西索隱曰工官即尚方甲楯

五百被徐廣曰音披駟案如淳曰工官甲楯可以葬者

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哭索隱曰

天子也所以謂國家為縣官者夏家王畿內縣即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也怒而上變告

子事連汙條侯索隱曰汙音烏故反書既聞上上下下吏吏

簿責條侯如淳曰簿問責其情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

不用也孟康曰不用女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索隱曰孟康如淳已備兩解

大顏以孟說為得而姚察又別一解云帝責此吏不得召

詣廷尉正義曰景帝見條侯不對簿因責罵之曰五口不任用汝也故召詣廷尉使重推劾耳餘說皆非

也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哭器乃

葬哭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

反地下耳吏侵之益多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

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

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

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謚為共

侯子建德代侯十二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

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徐廣曰諸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句

如有顛倒索隱曰紀云坐酎金不善復云元鼎五年有罪國除似重有罪故云顛倒而漢書曰云為太子太傅坐酎

金免官後有罪國除其文又錯也按表坐免官至元鼎五年有鼎五年坐酎金又失侯所以二史記之各有不同也條侯

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莒嬰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朴人也才

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

呂氏專權

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索隱曰亞夫自以已之智謀足而虛已不學古文所以不體權變而動有守節不遜索隱曰守節謂爭棄太子不封王信徐違忤有守節不遜謂顧尚席取箸不對制儀是也終以窮困悲夫

索隱述贊曰絳侯佐漢質厚敦篤始擊碭東亦圍尸北所攻必取所討咸克陳豨伏誅臧荼破國事居逸往推功伏德列侯就第太尉下獄繼相條侯紹封平曲惜哉賢將父子代辱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七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

母竇太后也孝文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

孝惠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正義曰漢書勝作楫又云諸姬生代孝王

為代王徐廣曰都中都也孝文帝即位二年以武

太原王徐廣曰都中都也以參為

以勝為梁王徐廣曰都中都也

此城是也

子中山靖王名勝是史記誤耳正義曰括地志云宋州

宋城縣在州南二里外城中本漢之睢陽縣也漢文帝封

徙睢陽故改曰梁也二歲徙代王為淮陽王徐廣

陳。正義曰。即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立

古陳國城也。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謚為孝王子登嗣立是

為代共王立二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

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限而徙代王

王清河徐廣曰都清陽。正義曰括地志云清陽故城在貝州清縣西北八里也。清河王

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為淮陽王十年而梁王

勝卒謚為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

其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

文帝之十二年也。梁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

矣。索隱曰謂自文帝二年初封代後徙淮陽又徙梁為十一年也。梁王

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入朝留其明

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

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

太子也上與梁王燕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

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

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

文穎曰地名。索隱曰按左氏傳宣公二年宋華元戰于大棘杜預云在襄邑東南蓋即棘壁是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殺數萬人梁孝王城守睢

陽而使韓安國張敖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吳

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

三月吳楚破而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親有功

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徐廣曰在陳留圍縣關案司馬彪曰圍有高陽亭也。索隱曰圍縣屬陳留高陽鄉名也註引司馬彪者出續漢書郡志也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實太后少子也

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索隱曰築東苑謂建也白虎通云苑所以東者何蓋以東方生物故也方三百餘里索隱曰蓋言其奢非實辭或者梁國

封域之方正義曰括地志云苑園在宋州宋城縣東南上甲高洪西京雜記云梁孝王苑中有落後殿柶龍岫鴈池鶴洲鳥島諸宮觀相連高果佳樹異禽廣睢陽城

七十里索隱曰蘇林云廣其徑也太康地理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作而後下和之者

稱睢陽山今踵以為故所以樂家有睢陽曲蓋採其遺音也大治宮室為複道自

宮連屬於平臺五十餘里徐廣曰睢陽有平臺甲輿

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索隱曰如淳云在梁東北離宮所在者按今城東二十里臨新河有故臺址不甚高俗云平臺又一名脩竹苑西京雜記云有落後殿鳥島洲鴈渚連亘七十餘里是也得賜天子

旌旗出從千乘萬騎索隱曰漢官儀曰天子法駕三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趨入言警言索隱曰漢舊儀云皇帝車動稱警言出殿則傳蹕士入清道言出入者玄文耳出亦有蹕招延四方豪

桀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

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索隱曰周禮有奇詭宜反邪音斜也

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

號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
而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索隱曰如淳云巨亦大與大
百萬同也韋昭云大百萬今
萬珠王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
入朝景帝使使持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
鄧展曰但將駟馬往贊曰稱乘輿駟馬則車
馬皆往言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既朝上疏
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
車游獵射禽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
引出入正義曰著竹略反籍謂名
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天子殿門與漢官
官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
王為後嗣大臣及衣冠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索

曰表盜云漢家法周道立字是有所關涉之說於竇太
帝也一云關者隔也引事而關隔其說不得行也
后義格如淳曰政閣不得下口索隱曰張晏云格止也
閣也通俗文云高置立故棚
云政閣字林音紀又音詭也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
嗣事由此以事秘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
上立膠東王為太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
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
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索隱
曰謂
意疑梁
刺之逐賊果梁使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
覆按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王後宮
使者責其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正義曰姓軒
丘名豹也及內

史韓安國進諫王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
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怨乃使韓安國因長公
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
既至關茅蘭說王漢書音義曰茅蘭孝王臣使乘布車張晏曰
服自北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
已入關車關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
吾子景帝真愛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
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
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年又
復朝上疏欲留田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

良山

索隱曰漢書作梁山述記云良山際清水今壽張縣南有良山服虔云是此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

梁山在鄆州壽張縣南三十五里山微處也

有獻牛足出背上

索隱曰張晏云足當

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象孝王背朝以干上也此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

六故六月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謚曰孝

王索隱曰述征記場有梁孝王之冢

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

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梁王薨死寧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

梁為五國

索隱曰長子買梁共王子明濟川王子彭離濟東王子定山陽王子不識濟陰王

盡

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

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壹食梁孝王長子
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
濟東王子定為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孝王
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
帝崩共王元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

梁平王襄索隱曰漢書作讓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

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母也而平王之

后姓也曰任王后任王后甚去月寵於平王襄初

孝王在位時有罍樽鄭德曰上著罍刻為雲雷象○索隱曰應劭曰罍云酌也金罍罍有書

雲雷之象以金飾之首千金孝王誠後世善保罍樽無得以

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罍樽平王大母李太后

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罍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

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竊首使人開

府取罍樽賜任王后李太后大怒遣使使者來欲

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

門措拍措拍曰措音措拍以為案○索隱曰措音作

云迫案也謂為門扇所策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

宮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正義曰先王是術字又

不取除故以朱大點其字中心今按做宮長及郎中尹霸等是士人太后與通亂其義亦通矣而王與

任太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
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盟病薨又不持
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狂反者索隱曰韋昭云行意岸
按類狂反人姓名也反
字或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
守客出下車類狂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
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
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
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見知之欲以傷梁長
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娼請廢
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

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
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謚為平王
子無傷立為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索隱曰地理志桓邑關孝

景中六年為濟川王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漢有
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為庶人遷房陵地入
于漢為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

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
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

好如淳曰以是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國皆知之莫

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

廢以為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為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

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山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

濟陰王一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

然合漢家隆成與百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

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儻天褚先生曰臣為郎

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

以為今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今

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故欲令梁王為太子大

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

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實願受之正言也索隱

曰實嬰妻表盛持言如周家立子不合立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

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

說實願受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

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

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

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
 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
 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
 小弟以應縣索隱曰此說與晉世家不同事與封叔虞
 同被云封唐此云封應亦成王之弟或
 別有所見故不同。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應城故應鄉也
 在汝州晉山縣東四十里呂氏春秋云成王戲削桐葉為
 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又汲冢古文
 云殷時已有應國亦成王所造也是後成王汎沒齒
 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
 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
 梁王梁王上太后之重驕蹇日夕數聞景帝
 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

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如到入小見到正
 月朔日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
 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
 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
 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
 歲入與人王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
 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
 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
 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
 常比年入朝見久留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

也故諸侯王當為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我一也索隱曰殷人尚質親親謂親其弟而後之周人尚文尊尊謂尊祖之正禮故立其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為寄景帝跪席與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為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

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為我當代父後即刺殺兄子為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即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

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
解說即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義出於袁
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顧之曰
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
刺之置其劔劍著身視其劔新治問長安中削
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劔索隱曰謂梁國之
子失其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
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
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
大臣大臣以為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

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

禮來還至霸朝曰廐

正義曰括地志云漢霸昌廐在
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

取

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
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獨其幸臣羊
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
也景帝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
食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
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窺
天也

索隱述贊曰文帝少子徙封於梁太后鍾愛

廣筑睢陽旌旗警蹕勢擬天王功扞吳楚計
醜孫羊竇與女正義袁盎劫傷漢窮梁獄冠蓋
相望禍成驕子致此猖狂雖分五國卒亦不
昌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八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五十九

索隱曰景帝子十四人一武帝餘十三人為王漢書謂之景十三王此名五宗者十三人為王其母五人同母者為宗也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
為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闕子索隱曰闕音渴漢書無字程姬
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
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索隱曰姁音况有反兒姁夫人名王皇后
之妹也

河間獻王德索隱曰漢書云大行令奏謚法曰聰明睿智曰獻以孝景帝前
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

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二十六年卒漢名臣奏曰杜業奏曰

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眾儒皆歸之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

無窮孝武帝色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索隱曰問

以五策按漢書詔策問三十餘事被服造次按小顏云子被服言常居處其中造次謂所向所行皆法於儒者

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五十二年卒

子頃王授代立索隱曰漢書云授謚頃音傾

臨江哀王闕于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

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

用故太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朝墻垣為營索隱

日服虔去宮外之餘地顧野王云墻外行馬內田音人塚反又音軟又音奴亂反墻垣墻外之短垣也 上徵

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索隱曰相者行神行而祭之故曰祖也風俗通云共王氏

之子曰修好遠遊故祀為祖神又崔浩云黃帝之子嫫祖好遠遊而死於道因以為行神亦不知其何據蓋見其謂

之祖因以為累祖非也據帝系及木紀皆言累祖黃帝死無為行神之由也又禮禮云出祖釋較祭油而已按今

祭禮以較壤上為墻於道則用油或用酒其抵血豐左輪。正義曰荆州圖云漢臨江閔王榮始都江陵城

生侵廟墻地為宮被徵出城其門而車軸折父老切流涕日吾王不反矣既而為郢都所訊懼而縊死自此後北門

榮而不啓蓋為也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簿中尉

郢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街土置

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正義曰顏師古云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後者以其

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正義曰顏師古云榮實最長而傳居二王後者以其

從太子廢後 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主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太子為淮陽王二
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
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
十六年卒子先代為王初好音輿馬晚節齊正義
曰晚節猶言未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索隱曰謚法好以孝景前二年用皇

子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
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

為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

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

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傑驕奢其立二

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衡山謀

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

為所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

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

美人淖姬蘇林曰淖音泥淖夜使人迎與姦服舍

中正義曰淖音女教反淖姓也齊有淖齒是也漢書及淮

南事發公口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

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祠妄言
建又盡與其姊弟女奴索隱曰漢書云建女弟微臣為
與姦姦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
臣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為
廣陵郡

膠西于王端索隱曰按廣周書蓋以孝景前二年

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為膠西王端為人

賊戾又陰痿正義曰委危反一近婦人病之數月

而有愛幸少年發郎為郎者頃之與後官亂端

禽滅之及殺其父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

端天子為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為滋甚有司

再請削其國去大半端心愠逐為無些呂省曰

無所此言錄無所省錄。正義曰漢師古府庫壞漏盡

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徒令吏毋得收租

賦端皆去衛索隱曰封其宮門從一門出游

數變名姓為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

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

所以設詐究變索隱曰究窮也故彊足以距諫智

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

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其衆立四十七年卒

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為膠西郡

右三國本王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為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索隱曰刻害好法律持詭辯以中人索隱曰謂詭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索隱曰趙王自為二千石掃以味其舍以迎之也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已心諱

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女媼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為賈人

權會

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費也權者禁他家獨王

音僧古外反謂為賈人專權買賣之費僧以取利入多多

於國經租稅

索隱曰經常也謂王家入

以是趙王家

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建所盜與女媼淳姬者為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機祥服虔曰求福也索隱曰

云荆人鬼越人機謂楚信鬼神越信機祥者也好為史事上書願督國中

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徼索隱曰上下孟反下工弔反徼是郊外路謂巡徼而伺察

境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陂莫敢留邯鄲

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妹姦與其客江充有

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午用皇子為中山王

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為人飲酒正義曰樂五教反好內

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兒趙王相非曰兄

為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曰聽音繼聲趙王

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

何以稱為藩臣立四十二年卒索隱曰漢書建元三年濟川中山王等來

朝間樂而泣天子問其故對以人臣內讒肺腑日疎其言甚俎壯詞切而理文天子加親親之好可謂漢之英藩矣

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昂後代為中山王索隱曰漢書昆

後益康王子頃王輔嗣至孫國除也

右二國本王皆賈夫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

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索隱曰姚氏按釋名云天子諸侯羣妾以次在御有

月事者止不御更不口說政以用注面目的為讎令女史見之王察神女賦以為脫桂表免鏡并施玄的結羽斂

的即釋名所云也說文云姘女汁也而飾侍者唐兒

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

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發以孝景前二
年用皇子為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濕

貧國應劭曰景帝後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

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屬焉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

立二十八年卒子鮒鮒立服虔曰鮒音拘為長沙王

右一國本王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廣川王

十二年卒子齊立為王索隱曰漢書齊謚繆王謚小公傷人敵賢曰繆齊有

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距距亡王因禽其宗

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女奴自是之後

王齊數上書告皇言漢公卿乃幸臣所忠等索隱曰漢書告

中尉秦彭祖子去嗣坐暴虐勃亂國除也。正義曰所忠姓名

膠東康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

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

樓車鏃矢應劭曰樓車所以窺敵國也

營壘之虛實也李巡注爾雅金矢以金為箭鏃鏃字林音子木反戰守備候淮南之

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其辭曰第治寄於

上取親徐廣曰其母武帝母姊也止我口寄母人

為親意傷之發病而死不取置後於是上問寄

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十名慶母愛幸寄常

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命無言上憐之乃以賢
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高陵於故衡山地為六
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六年謚為哀王子慶為
王徐廣曰他本亦作慶字惟一六平作六安王慶以元
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為六安王

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
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
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怠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
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

有所不愛姬生長男蘇林曰音奪○索隱曰鄭氏枕音之也反蘇林音奪許慎說

解字林云他活反字從木枕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

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王
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

亦以妬媚不常侍病索隱曰謂音口報反鄭氏作媚

云妬女為媚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

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

長子枕為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

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枕共分財物太子王后

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枕枕怨王后太子漢

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如淳曰服舍也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塞索隱曰按是張騫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與女奴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答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請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稅唱之罪勃無良師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為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天后妾不和

適薛誣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二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為泗

水王正義曰泗水海州

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王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右四國本王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片兒姁子孫於今為六王

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徐廣曰國所出得自

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公少印諸侯自除

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

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

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或乘牛車也

索隱述贊曰景十三子五宗好宮苑端

臨江折軸闕于早薨河間沙地小膠東

事馳逐江都有才中山造鏃仁賢者代悖亂者族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史記五十九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

大司馬臣去病索隱曰姓霍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

下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間宜專邊塞之

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

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

貶樂損郎負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至今無號

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恤羣臣私望不敢越職

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

盛夏吉時定皇子位索隱曰明堂月令云季夏月唯

五宗世家第三十

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

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

令丞非索隱曰奏狀有尚書令官位而史闕其名也下御

史書到言丞相臣青翟索隱曰青翟也御史大夫臣

湯索隱曰張湯太常臣充索隱曰趙充大行令臣息索隱曰李息

太子少傅臣安索隱曰任安也行示正事昧死上言大

司馬去病上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

間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

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

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食皇子賴天能勝衣

趨拜至今無號位師傅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

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勝犬馬心昧死願

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

幸察制曰下御史臣謹與中二千石二千石臣

賀等正義曰公孫賀議古者裂地立國並建諸侯以承

天子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今臣去病上疏不

忘其職因以宣恩乃道天子卑讓自貶以勞天

下慮皇子未有號位臣青翟臣湯等宜奉義遵

職愚僮而不逮事方今盛夏吉時臣青翟臣湯

等昧死請立皇子臣闕徐廣曰一作關臣旦臣胥為諸

侯

侯王昧死請所立國名制曰蓋聞周封八百姬
姓並列或子男附庸禮支子不祭云並建諸侯
所以重社稷朕無聞焉且天非為君生民也索隱曰傳曰天生蒸民立君以司牧之是言生人為立君長司牧之耳非天為君而生人也朕之不德

海內未洽乃以未教成者疆君連城即股肱何

勸徐廣曰一作敦一作勗一作勸也。索隱曰謂皇子等並未習教義也皇子未習教義而疆使為諸侯。君以連城之人則大臣何有所勸其更議以列侯家之三月丙子奏

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

謹與列侯臣嬰齊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賀諫大

夫博士臣安等議曰伏聞周封八百姬姓並列

奉承天子康叔以祖考顯而伯禽以周公立成

為建國諸侯以相傳為輔百官奉憲各遵其職

而國統備矣竊以為並建諸侯所以重社稷者

四海諸侯各以其職奉貢祭支子不得奉祭宗

祖禮也封建使守藩國帝王所以扶德施化陛

下奉承天統明開聖緒尊賢顯功興滅繼絕續

蕭文終之後于鄩索隱曰蕭何蓋文終也蕭何初封沛之鄩音贊後其子續封南陽之鄩音

也嗟衰厲羣臣平津侯等索隱曰公孫弘之封平津侯也平津高成之鄉名。正義

昭六親之序明天施之屬

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

曰公孫弘所封平津鄉在滄州鹽山南四十一里也

使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戶邑錫號尊

建百有餘國索隱曰武帝廣推恩之詔分而家皇

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索隱曰謂諸侯王子子已為列侯而今文家皇子為列侯是

躡相越矣列位失序不可以垂統於萬世臣請立

臣閔索隱曰齊王也漢書云李姬之子臣曰索隱曰燕王也漢書云李姬之子臣胥索隱曰廣

陵王也為諸侯王三月丙子奏未央宮制曰康叔

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親屬有德也周公祭天命

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公羊傳曰魯祭周公用駢剛何休曰

白牡殷牲也駢剛赤春周牲也羣羊公不毛何休曰不毛不純色也賢不肖差也

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所以抑未成家

以列侯可四月戊寅奏未央宮丞相臣青翟御

史大夫臣湯昧死言臣青翟等與列侯吏二千

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議昧死奏請立皇子為

諸侯王制曰康叔親屬有十而獨尊者親屬有德

也周公祭天命郊故魯有白牡駢剛之牲羣公

不毛賢不肖差也高山仰之景行嚮之朕甚慕

焉所以抑未成家以列侯可臣青翟臣湯博士

臣將行等伏聞康叔親屬有十武王繼體周公

輔成王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為大國康叔

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於魯蓋

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

殄淮夷之亂昔五帝異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

鄭玄曰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皆因時而序

尊卑高皇帝撥亂世反諸正索隱曰春秋昭至

德定海內封建諸侯爵位二等索隱曰謂王與列侯也白王子

或在緜綵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

則不可易陛下躬親仁義體行聖德表裏文武

顯慈孝之行廣賢能之路內褒有德外討彊暴

極臨北海正義曰匈奴傳云霍去病伐匈奴北臨翰海西湊月氏正義曰

費不賦於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詩云元戎十

乘以先啓行

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六戎十乘謂車編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

先啓敵家之行伍也毛傳曰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開禁倉以

賑貧窮減戍卒之半百蠻之君靡不鄉風承流

稱意遠方殊俗重譯而朝澤及方外故珍獸至

嘉穀興天應甚彰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索隱

曰謂立膠東王十慶為六安王常山王子平為真定王南為泗水王是也臣青翟臣湯等

竊伏執計之皆以為尊卑失序使天下失望不

可臣請立臣閔臣旦臣胥為諸侯王四月癸未

奏未央宮留中不下丞相臣青翟大僕臣賀行

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太子太傅臣安行宗正

事昧死言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馬臣去病上疏
言皇子未有號位臣謹與御史大夫臣湯中二
千石二千石諫大夫博士臣慶等昧死請立皇
子臣闕等為諸侯王陛下讓文武躬自切及皇
子未教羣臣之議儒者稱其術或諄其心陛下
臣青翟弗許家皇子為列侯臣青翟等竊與列侯
臣壽詩成徐廣曰肅何之玄孫鄭等二十七人議皆
曰以為尊卑失序高皇帝建天下為漢太祖王
子孫廣支輔先帝法則弗改所以宣至尊也臣
請令史官擇吉日具禮儀上御史奏輿地圖意

曰謂地為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為蓋謂地為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漢也

他皆

如前故事制曰可四月丙申奏未央宮大僕臣
賀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太常臣充言卜入四
月二十八日乙巳可立諸侯王臣昧死奏輿地
圖請所立國名禮儀別奏臣昧死請制曰立皇
子闕為齊王曰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四月丁酉
奏未央宮六年徐廣曰云元符四月戊寅朔癸卯御史
大夫湯下丞相丞相下中二千石二千石下郡
太守諸侯相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律令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朝立子

閔為齊王曰於戲小子閔索隱曰此封齊王策文也按武帝策此三王皆自手

製於戲如言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為太社受茲青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

之昔以白茅歸以立社索隱曰蔡邕獨斷云皇太子封為

王受天子太社之士若封東方諸侯則割青土藉以白茅

授之以立社謂之茅土齊在東方故云青社朕承祖考維稽古建爾國

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於戲念哉恭朕之詔

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

君子怠索隱曰謂若不圖於義悉爾心允執其中

天祿永終厥有德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

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廣曰立八年無後絕

右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朝立子

旦為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

維稽古索隱曰褚先生解云維者度也稽者當也言當

能同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於戲葷

粥氏虐老獸心索隱曰按何如傳其國其地也侵

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索隱曰萌一作萌也

於戲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

有二君皆來張晏曰時所獲降旗奔師如淳曰偃其

索隱曰漢書君作師期作旗而服虔云以三十二軍中之

將下旗去之也如淳云即昆邪王偃旗故降時也若如此

意則三十二軍非軍將蓋戎葷粥徙域張晏曰匈奴北

州以綏臣贊曰悉爾心母作怨母徐廣曰備索隱曰蘇林云某廢也本亦作侃侃也侃音符味反母乃廢

索隱曰蘇林云某廢也本亦作侃侃也侃音符味反母乃廢

備索隱曰諸先生解云言非教士不得從徵張晏曰士

應召索隱曰韋昭云士非素教習不得從軍徵發故孔

子曰不教人戰是謂弃之正謂此也褚先生解云非習禮

義不得在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徐

右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

胥為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

考維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為漢藩輔古

人有言曰大江之南正義曰謂京口南五湖之間

曰五湖者其區汎湖彭蠡青草洞其人輕心揚州保

疆案李年曰一作壇駟三代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

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母侗好佚母爾宵人

應劭曰無好逸游之事近小人張晏曰制音同索隱

曰褚先生解云無好佚樂馳騁弋獵鄒氏音謾謾亦小

人也或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作福麻麻有

四年
自殺

右廣陵王策

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由親之欲其

貴其故王者有壇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
骨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
勢強而王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
也故弗以謂著也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
王天子其亦讓君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
以附之世家

索隱還贊曰三王封世舊史爛然褚氏後補
冊書且仔焉去病建議青翟上宣天子冲挹志
在急設實太常具禮請立齊燕閔國負海巨社
惟系月人不通葷粥遠邊明哉監戒式防厥

愆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文學為侍郎好覽觀太史
公之列傳列傳中稱三王世家文辭可觀求其
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
書編列其事而傳之今後世得觀賢主之指意
蓋聞孝武帝之時同日而俱拜三子為王封一
子於齊一子於廣陵一子於燕各因子才力智
能及土地之剛柔人民之輕重為作策以申戒
之謂王世為漢藩輔保國治民可不敬與王其
戒之夫賢王所作固非淺聞者所能知非博聞

彊記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至其次序分絕
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
知謹論次其真章詔聖書編于左方令覽者自通
其意而解說之

王夫人者趙人也與衛夫人並幸武帝而生子
閔閔且立為王時其母病武帝自臨問之曰子
當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
等可言者帝曰雖然意所欲欲於何所王之王
夫人曰願置之維陽武帝曰維陽有武庫教倉
天下衝阨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

維陽者去維陽餘盡可王夫人不應武帝曰關
東之國無大於齊者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
獨臨菑中十萬戶天下膏腴地莫盛於齊者矣
王夫人以手擊頭謝曰幸甚王夫人死而帝痛
之使使者拜之曰皇帝謹使使太中大夫明奉
璧一賜夫人為齊王太后子閔王齊年少無有
子立不幸早死國絕為郡天下稱齊不宜王云
所謂受此土者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
之社歸土之以為國社以歲時祠之春秋大傳
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

方黑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封於上方者取黃土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為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為王土王土者立社而奉之也朕承祖考祖者先也考者父也維稽古維者度也念也稽者當也當順古之道也齊地多變詐不習於禮義故戒之曰恭朕之詔唯命不可為常人之好德能明顯光不圖於義使君子怠慢悉若心信執其中天祿長終有過不善乃凶于而國而害于若身

齊王之國左右維持以禮義不幸中年早天然全身無過如其策意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遠哉賢主昭然獨見誠齊王以慎內誠燕王以無作怨無佞德案上策云作非德與福夫廣陵在吳越之地其民精而輕故誠之曰江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葆疆三代之時迫要使從中國俗服不夫及以政教以意御之而已無侗好佚無適宵人維法是則無長好佚樂馳騁七獵淫康而近小人常念法度則無羞辱

下云勿使王昔德也則肥當音扶味反亦音肥

誠廣陵王

以慎外無作威

案上策云作非德

矣三江五湖有魚鹽之利銅山之富天下所仰
 故誠之曰臣不作福者勿使行財幣厚賞賜以
 立聲譽為四方所歸也又曰臣不作威者勿使
 因輕以倍義也會孝武帝崩孝昭帝初立先朝
 廣陵王胥厚賞賜金錢財幣直三千餘萬益地
 百十里邑萬戶會昭帝崩宣帝初立緣恩行義以
 本始元年中裂漢地盡以封廣陵王胥四子一
 子為朝陽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陽故城在鄧州穰一
 縣南八十里應劭云在朝水之陽也
 子為平曲侯正義曰地理志云平曲縣屬東海一
 郡又云在瀛州文安縣北七十里
 子為南利侯正義曰括地志云南利故城
 在豫州上蔡縣東八十五里最愛少子弘

立以為高密王正義曰括地志云高密故城
 在密州高密縣西南四十里其後胥
 果作威福通楚王使者楚王宣言曰我先元王
 高帝少弟也封三十二城今地邑益少我欲與
 廣陵王共發兵云廣陵王為上我復王楚三
 十二城如元王時事發覺公卿有司請行罰誅
 天子以骨肉之故不忍致法於胥下詔書曰無治
 廣陵王獨誅首惡楚王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
 直索隱曰已下
 並見荀卿子白沙在泥中與之皆黑者土地教
 化使之然也其後胥復祝詛謀反自殺國除燕
 土境埆北迫匈奴其人民勇而少慮故誠之曰

葷粥氏無有孝行而禽獸心以竊盜侵犯邊民
 朕詔將軍往征其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
 君皆來降旌委弁師葷粥徙域遠處北州以安矣
 悉若心無作怨者勿使從俗以怨望也無肥德
 者勿使上背德也無廢備者無乏武備常備凶
 奴也非教士不得從徵者言非習禮義不得在
 於側也會武帝年老長而太子不幸薨死未有所
 立而旦使來上書請身入宿衛於長安孝武見
 其書擊地怒曰生子當置置之齊魯禮義之鄉乃
 置之燕趙果有爭心不讓之端見矣於是使使

即斬其使者於闕下會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
 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長子當立與齊王子劉澤
 等謀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索隱曰案昭
所生武帝崩時年纔七八歲耳胥旦早封在外實合有疑
然武帝春秋高惑於內寵誅太子而立重孺能不使胥旦
疑然亦由權臣輔政貪立幼王之利遂得鉤弋子當陽斯
實父德不弘遂令子道不順然大各失非其主太中宗正
人民之職亦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欲發兵事發
 覺當誅昭帝緣因寬忍抑案不揚公卿使大臣
 請遣宗正與太中大夫公戶滿意御史二人偕
 往使燕風喻之索隱曰宗正官名必以宗室有德者為
大夫是使二人又有侍衛也到燕各異日更見責王宗

史二人皆往使治廣陵也

正者主宗室諸劉屬籍先見王為列陳道昭帝
 實武帝子狀侍御史乃復見王責之以正法問
 王欲發兵罪名明白當坐之漢家有正法王犯
 纖介小罪過即行法直斷耳安能寬王驚動以
 文法王意益下心恐公尸滿意習於經術最取後
 見王稱引古今通義國家大禮文章爾雅爾雅曰爾雅也雅正也其書於正字義訓為近故云爾雅相謂王
 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
 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索隱曰內云有異姓大夫以正骨肉蓋錯
 也內合言同姓宗正是也外周公輔成王誅其兩弟
 也言異姓太中大夫是也

故治武帝在時尚能寬王今昭帝始立年幼富
 於春秋未臨政委任大臣古者誅罰不阿親戚
 故天下治方今大臣輔政奉法去且行無敢所阿
 恐不能寬王王可自謹無自令身死國滅為天
 下笑於是燕王旦乃恐懼服罪叩頭謝過大臣
 欲和合骨肉難傷之以法其後曰復與左將軍
 上官桀等謀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
 當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將軍出輔政與公卿
 大臣議曰燕王旦不改過悔正行惡不變於是
 脩法直斷行罰誅旦自殺國除加其桀指有司

請誅旦妻子孝昭以骨肉之親不忍致法寬赦
旦妻子免為庶人傳曰蘭根與否正漸之脩中

徐廣曰脩者新米汁也音先糾反○索隱曰白芷香草也音止又音昌改反漸漬也脩如禮脩澣之脩謂洗也音思酒反○正義曰言雖香草以米汁漬之無復香氣君子不欲附近庶人不服者為漸漬然也以日謀叛君子庶人皆不附近

君子不近庶人不服者所以漸欬也宣帝初立
推恩宣德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

一子為安定侯正義曰漢表在鉅鹿郡立燕坊以太子建為廣

陽王正義曰括地志云廣陵故城今在幽州良鄉縣東北二十七里以七年燕王祭祀

三王世家第三十

山記六十